



遜志齋拾遺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四箴

雙桂軒銘

邵德孚字銘

五雲山房銘 二首

四硯銘

林泉讀書齋銘

慎思堂銘

喜友堂銘

謹節堂銘

友于堂銘

南極老人星圖贊

周太守像贊

杜推官像贊

王中夫先生遺像贊



太史公宋先二首

姚貞婦贊

劉養浩先生像贊

陳希古像贊

張文敏畫像贊

澹如居士贊

王菴德先生畫像贊友鹿翁像贊

大鑿院使戴元禮像贊

扇銘 閱信 英齊

趙苞 晉史 殷浩

郭巨

卷之二 崔浩

華歆

蕭懿

甄琛

沈約

隋文帝有君人之道三

題周道士望雲記後

題王氏述訓後

題澄師字說後

劉士安字說

書林齊民禱雨卷後

祭鄒博士文

應天府鄉試策問 遺

繹齋記 代太史公作

養素齋記 代太史公作

竹深軒記

卷之三

思親堂記

與二趙書

慰胡先生書

答王氏交弊書

與俞王二君書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送葉布政序 代太史公作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送墳師叙 送龍門海師叙

送李生叙 方氏譜叙

送李參政之廣西叙 代太史公作 送王文問叙 代太史公作

送浮屠景暉叙 空同外史贊

與邵真齋書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卷之四

呈君像記 代太史公作 室婺觀記

八詠樓記 族譜叙

上蜀府箋 謝賜藥箋

奉俞大有先生書音 啓蜀府十五通

代董學士謝表

卷之五

靈芝甘露論 鄭靈公論 後一首

御書贊 王侍制贊

鄭仲釋贊 吳學士贊

題來鷗亭 梅隱詩叙

贈鄭教諭叙 精舍會集詩序

送林子山叙 樓居詩卷題詞

贈王生叙

卷之六

春風和氣堂記

省庵記

學士亭記

友松記

存耕軒記

畏齋記

柳氏譜記

虎跪泉記

聽竹軒記

荅王仲縉書

荅俞敬德書

與叔度書 二篇

荅鄭叔端書

重荅 君書

與盛孔昭書

上范先生書

與訥齋書

卷之七

與蘇編修書

與鄭仲辯書

魏節婦傳

荅王修德書 二首

祭太史公迂英文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題周氏文後

芒芴公傳

謝太史公書

宋潜溪先生像贊

娛靜樓記

與邵真齋書 九首

寄士修修德書

荅好義先生書

與修德書 三首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

壽親養老新書序

卷之八

友筠軒賦

憫知賦哀葉廷振

覈咎賦

靜學齋賦

鄭府君哀詞

題許節婦

白水寺次韻

病中述韻

大行皇帝輓詞

謝賜佳果

墨菊

見梅

聞燕

題道者扇

買臣圖

客至

咏梅花

偶題

二喬觀書

蜀相像

鸚鵡

白頭公

遠遼關庭 十二首

牧童

卷之九

贈王時中序

武王戒書序

題黃東谷詩後

題胡仲申撰韓復陽墓後

劉樗園先生文集序

贈瑄蘊中序

問題五首

誠妖文

考祥文

望雲詩序

贈林士恭序

望雲詩叙

觀海樓記

守素齋記

荅林公輔書

荅上清張真人書

荅鄭仲辨書

荅叔度書

與劉養浩書

與王先生書

荅蘇平仲教授書

荅陳元采書

卷之十

雜銘

冠

帶

衣

履

筆

墨

硯

紙

界尺

硯匣

書櫃

書籤 經史子集

枕

席

衾

床屏

梳

類盆

戶

牖

柱

門

釜

食器

酒卮

肉俎

食案

斗斛

權衡

尺度

几

倚席

扇

爐

匕筯

帚

瓦

浴器

桔槔

鏡

耒耜

箠

鞍

轡

車

祭文

祭後兄希聲文代家禘祭葉夷仲主事文

祭鄭仲舒太常文

遜志齋集拾遺卷之十終

遜志齋集拾遺卷之一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為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
天地心小大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樂禎祥耒垂戾災禍應舉案
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鷄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



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
淡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雙箭

雙桂軒銘

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然歟某遊京師識太子正字四明
桂公公和易誠篤表裏如一與人交豁然無隱類漢萬石
君龔勝之流舉朝之士服公德無異辭信所謂仁者也既
而復詔公於清溪私第見公之二子曰慎宗敬曰全宗生
者又皆英敏卓越讀書綴文有名縉紳間人或稱之曰桂

公有二良子私心固已期之以為必非偶然者某東歸天
台宗敬以書來言四明所居軒有雙桂連理之祥因以雙
桂名軒余發書歎曰是天之所以符二子耶仁者之報其
殆兆於斯耶不可無以識也為作銘銘曰天人之間古謂
難言是豈其然影響於形響必有聲感孰不應胡執不通
譽其夢夢蓋觀桂公桂公孔仁言敷行敷二子甚文文則
既有質則加厚稱者同詞人譽已彰天兆厥昌惟桂叢祥
一本而岐岐而合之天意可知豈無他樹獨叢於桂桂姓
攸契雙桂鬱敷二子之符耿哉不誣天亦可親日視于人
肆其屈伸惟公植德二子將食益衍母匪爾衍爾昭爾公

詞一作口

母一作無

爾侯復膺天體慈溪之陰雙桂森森望於東南扶桑可薪
析木可焚是桂永存

邵德孚字銘

銘古也有銘非古也古者銘箴戒之辭於器物而冠亦有
之人之始冠三祝皆有辭今亡矣箴戒無所託祝規無所
陳然則於字乎何有銘雖非古亦猶古之意也四明邵生
以其名曰允文請字於余夫文者德之著也無德之文雖
美而不章因字之以德孚且為銘以告之曰

玄穆惟天厥文粲然至陽之德鬱積昭宣其在聖人章被
天下日照月臨為民所措於赫文明惟德之彌無求於文

至文乃生苟失其本惟文是務大羊之質虎皮焉附邵曰
允文實名之箴進於令德斯炳而章動作之儀辭令之則
形乎四体著乎簡冊文之外達以德內克不本乎德人不
汝從字為德孚勗汝以道匪昏冥擴匪偏孰矯孝弟子家
慈愛于人敬以進德誠以立身勿言之浮惟行是力德盛
物孚神人感格惟名暨字假以號稱存而勿朽非學不能
蹈道惟賢篤學惟士允哉德孚尚克受祉

五雲山房銘二首

五雲山房者何前宣寧簿樓君士連之室也謂五雲者何
山名也山而加於房者何室依乎山也室則居之爾而諒

詩之者何樓君出以仕而不忘乎室則無所忘於心矣
知本之道也知本者君子之事也何以昭之銘之所由作
也銘曰
惟山房奧而明弘而有容君子是則厥德以充峻而潔不
汙不涅君子是則以保清節山房之中君子不忘慎終毋
忘仕也孔咸

又

仕之於朝市隱之於山林不屑以彼易此者亦各從其心
耳餐紫芝而思豹胎縮三組而棲烟霞雖聖人吾知其難
兼蓋天下之理不能以兩全者久樓君既與有祿食而猶

眷眷於山中之茅屋而不忍舍去豈非衆人之所猜然君
子貴不忘其所自夫孰知樓君之用心哉銘曰
喬雲英英越山巍巍君去兮勿思春猿秋鶴兮與君守扉

四硯銘

方硯銘

方其外以由義密而溫其質也仁仁義之教濬發斯文以
相乎乾坤

倭硯銘

產乎夷成乎琢宣文謨佐惟惺矧伊人可不學

倭研銘

一本無此銘

夷君製文之器貞且緻戴樂實用銘孝孺

大圓硯銘

博而圓法地與天重而碩合聖之德既壽且堅以鎮乎斯
文

林泉讀書齋銘

主禾知所為學久矣文辭以為華記誦以為博古之學者
雖不外乎此以求道然道不在是也錢塘徐君文以林泉
讀書名其齋余喜其好學之篤也誦所聞者以銘之銘曰
斯人之生去物無幾參乎兩間惟性之美持美勿數為器
為庸牖擴天明厥惟學功孰治于學而遺其事口習心游

贊

原洗滌也

卒淪于塾或懲其害力於躬行物有不知將躓于冥又或
不然去學絕為惟心之求異端是歸三者殊科畔道則一
幸有聖謨皎其如日匪學奚知匪行奚臻主敬立誠卓為
天民萬理紘紘極之如髮春融海澡木長泉達內茂其穢
外薈其成不吝以虧不驕以亢以聖為準以賢為徒大道
是趨廣居為家勿溺於污勿畫於通日運天行真語確履
細行宏猷小紀大綱察於纖微徵於家邦誰謂天下難乎
治平各充其需禮叙樂成學之盛功庶其在此豈若偏岐
僅是一已俗學卑卑為俗攸強非有君子孰能與之錢塘
之墟有書有齋我思古人于以求懷

慎思堂銘

廬陵劉君子博以文學恪忠受知于上擢磨勘司丞名其退食燕閒之室曰慎思余善是名喜劉君之能於職也銘以相之銘曰

惟皇建德統綏萬民孰輔承之小大庶臣或弼其違或敷其治有舉大綱有親細事其在賢哲視職則思忠國尊君不顧其私曰此下民與吾同體孰艱孰危孰困寒餒孰為昏迷沮其天明昭揚大猷樹之邦經虞夏之道殷周之制損益弛張以淑萬世凡民所安必謀必行其所不欲必絕其萌靜以致思俾合中正舍寢忘食祗帝之命揆其所存

謂子後我以
生平注後
取也大德表
云廿四年即
子產告焉
黃堂子之
絕

本乎至公利澤所加沛然無窮嗟彼小夫嗜利忘善豈不有思厥思不遠位患不崇家患不昌罔上凌民患計不良勢有相軋智有可忌心所惡讐患不能去蚤夜以思蓄陰滋姦乘機竊發僨國瘵官為休為祥為凶為禍所思一殊判若水火若有古訓惟慎其幾鋤于未形挽于未為本心之明日月之揭私欲之微狼秀之拔思發于中由義與仁國忘其家民忘其身勲名之盛上配前古視彼小夫穢若犬鼠劉子嗜學孔文而賢對越嘉名作時恭先百爾有位恪慎厥職思孝思忠鞏我皇國

喜友堂銘

喜者

庭

真素先生家于海隅自其先人兄弟共居爰議築室燕衍以娛卜諸溪南龜協其繇除荒剔穢以葺戶牖先生左處諸季在右雍雍愉愉子姓先後徵名陶詩命以喜友名成益喜與賓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歎揚弁啓齒以言子所為所吾能論之凡人喜奉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又有人焉緣物而喜誇者喜權詳者喜市荒者喜色貪者喜賄相彼所喜先生不取恂恂骨月恩義有加一室團栾其喜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且子不聞兄弟之間非特于今古人所難歌形斗粟詩賦然其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弗完我行其連爾

箴爾墳先生之身雖隱林阜我觀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奢分饗并飡居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履坐諷聯席三畝之宅五畝之原第耨于後兄耕于前既孝既友從容話言飲此醇醴盎然春溫允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孰無兄弟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末為孝里先生聞之欣然而喜衆賓醉酒先生起舞取酒酌季且笑且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謹篤堂銘

天道在人為心之仁仁道之大始於事親事親能養謹節

為貴謹則無憂節則不匱我持我身我力我田綵服餘閒
披我簡編雖無顯榮我親則安雖無三牲亦有旨甘進立
于朝大夫卿士揚名尊親由謹節始寧海童君以是名堂
養親其間華扁煌煌我作斯銘用揚厥德有過其間為我
必式

友于堂銘 有序

寧海竺君允恭與其二弟允升允和皆好學而知義以友
于名堂蓋有志乎敦睦者因銘以著其美且以大且遠者
勉之銘曰
天賦恒性厥倫有五君親兄弟朋友夫婦親之當愛君之

當忠人雖至愚鮮不率共婦以情合乖戾者寡朋友義交以

道相下至於兄弟本乎一身或頑不知覆若他人有藩其

廬有異其畝有富千乘不餽其口有忌其才斥之不疑寧

以天下付諸癡兒債業墮身莫不由此嗟彼不仁實戒天

理天之俾汝為弟為昆夫豈人力乃命攸存長少雖殊其

本則一孰非遺體而忍不恤弟寒父憐兄飢父悲胡私其

身曾不致思在父之身或有病癢手足撫摩不待勉强今

雖異形其氣則同安危憂樂孰不相通懿美竺君好學慕

道謂道之要惟孝惟友既孝于親復友同生高堂孔嚴揭

以嘉名嗟嗟斯民皆予兄弟顛連無告視之賴此由近而

孔一作其

遠尚克推之政行于家邦國其儀之

南極老人星圖贊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
弗聞彼挾而遨日瞰爾門

周太守像贊

前宋京兆之邦當今股肱之郡實五方之都會為中州之
重鎮自非拔群類之才孰堪佩二千石之印猗嗟周侯久
有譽聞勤則政事可成廉則德業以進撫民貴乎豈弟持
已在乎忠慎信能守此而不失非特允保乎寵榮將見垂

休于祚胤也

杜推官像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
輒醉性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况其才氣
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
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王中夫先生遺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
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盡試也出
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滌若星斗之麗世皆仰

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為人，窮而不戚，泰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耆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

太史公宋先生像贊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為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又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為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

徽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為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叅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為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

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衰。著美刺。慝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

豈多以貞為常。從一而終。顛沛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媿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姍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呱呱者嬰。匍匐在旁。于清于溫。則曰既耄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黽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雖哢哢。載翔載翔。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為。天子使下民所視。人曰孝子弟。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貞。人曰貞婦。肩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于閭里。帝命是旌。

邦國是模善無不孚曹哉匪誣

劉養浩先生像贊

世稱益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盡彌綸此所以頓剝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畜自是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為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絕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竒出膺民社之寄處為士子之師發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為祿位所羈者乎

張文敏公像替

生乎閭閻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著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為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塲倘徉於寬閒之野邪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才可

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
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無所愧乎天
故不願乎人知也。此古君子之成德而潛如居士所以自
名者邪。

王蘊德先生畫像贊

德充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歛
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煦時雨之濡是之謂
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綬獨養高於林藪寓琴
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為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
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祖詠為可守孰知
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
尚足以傳不朽也。

太醫院使戴元禮像贊

美髯而長身容肅而氣溫探索乎周孔之書而領其要旨
淹貫乎軒岐之學而得其精醇年彌高而志彌篤名愈盛
而業愈勤積其誠以事乎聖主推其惠以濟夫衆人
是以高帝稱之為仁義之臣賢王褒之為當代之鳳
麟君子目之以為鎮俗之儒神噫安得如公者數十輩羅

昭音謂新
文傷暑
帝王世紀武
王自左
及于周見昭
人王自左
而古廟之

列于天下而極夫顛連無告之民也耶

扇銘

用此以扇枕孝子之行也用以以扇暘仁君之聖也由孝而克之則為奉上之忠由仁而廣之則為澤民之政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為亂臣趙括於趙氏為敗子然祐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夷齊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堯舜禹三聖人為萬世法一允執厥

中也不及不謂之中過亦不謂之中請即此而論之作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進之其後周武王伐商去隱于首陽山取食周粟遂餓而死孔子嘗稱之曰古之賢人孟子嘗稱之曰聖之清誰得而議之哉雖然抑有說也先君之國受之於祖宗者也父子傳次以嫡以長古之制也易以必亂昔周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以順父志以成王業孔子稱之以至德且曰民無德而稱焉夷也苟知父志欲立齊當效泰伯順父之志隱

然退避於伯命之日不當行已之志顯然辭讓於亂命之
餘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幸有中子以托國焉苟無其人
其如先君之社稷何湯武之征伐即堯舜之揖讓天下歸
周天之命也變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取食其粟獨食其
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嗚呼廉頑立懦
足可為百世師過中失正恐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
之所以譏乎其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而不在夷齊
也厥昔深矣

趙苞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母子

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毋遂遇害余曰苞善
守官矣然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
重函璧之積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於千金
矣以積而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重於親者親亦有重於
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
劫母以脅降吾盡死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
此以為存乎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積之
類也固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於謀者未必失君
之土地乎使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誘
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寶財耳能出數十萬賂之而

以母為請彼樂得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未足盈其
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之未有不勝者
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以存天下君子猶不
忍也况一城乎義者合乎道而宜乎人心之謂也不可以
固而不知變也棄母以全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
然不若棄母之愈甚也權其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
不失職惟達於義者能之惜乎苞之不足以及此也

晉史

書不可不信也而紀載之詞為尤甚同時而仕同堂而語
十人書之則其事各異蓋聞有詳畧辭有工拙而意之所

向好惡不同以好惡之私持不審之論而其詞又不足以
發之能不失其真者鮮矣况於世之相遠或數百年耳不
聞其言目不覩其事身不預當時之得失意揣心構以補
其所不足而增其所未備或有所畏而不敢直書或有舊
恩故怨而過為毀譽或務苛眩博而信傳聞之辭或欲駭
人之視聽而駕為浮辯自左氏司馬遷班固不能免乎此
弊况世之庸史其能傳信而不誣哉苟不因人君之賢否
以考其政之治亂因行事之忠詐以定其人之功罪而欲
盡信史之言則奸邪或幸免而無所懲豪傑之士咸有
遺恨矣司馬師之於魏恭操之流亞也東關之敗以司馬

王儀引罪于已而殺之其暴雲不仁狼虎而冠者耳史氏
又謂朝廷欲貶諸將師不許曰此我不聽傳公休之過也
諸將何罪悉宥不問而削其第昭之爵師一人也兵敗一
事也由前之言則為小人由後之言則雖君子無以加之
將孰據而信哉使二者俱得其實何暴於王儀而仁於諸
將乎其必不然矣蓋盛德無繼者善多闕而不彰奸雄有
後者惡多隱而不著師允弟連執魏政弟之子遂奪魏而
有天下子孫諱其先祖之惡而史氏亦畏而不敢直言故
於師之紀傳則過稱其美於儀之事則謹志之以微見頌
師之美不亦輕於信乎孟子於武成取二三冊武成以聖

人之事孟子猶不信而非之况庸史之所述奸雄之事為
奈何尽信之乎信其所宜信而斥其不可信者此篤於信
者也徒信而不知其非安在其能信乎孟子非不信書也
不為尚信乃所以善信也余非不信史也蓋學孟子而未
能也微見下
疑有辨

殷浩

自先王養士之制亡而天下無全才士之生于世者其學
術各隨世之所尚而變觀乎世之所尚而士可知也西漢
尚經術故士多通經而達理東漢尚風節故士多能自重
而不役志於利祿唐尚諫諍故抗直之士衆惟晉祖玄虛

而尚清談故士之生於是時者能以恬淡寡欲治身而以
簡樸不煩鎮俗釋然有等貴賤齊死生之意王導以此與
江左謝安以此勝符秦庾冰王彪之之流皆以此見重于
世士之用學術猶工人之用器器之用雖不同然利者愈
於鈍有者愈於無挾其所聞知以應當世之事其不合者
鮮矣方未用時計畫規度天下之得失利害素已定於心
及居乎位則舉而施之如出物于懷入手于袖取金帛于
藏而陳之中庭快乎其無難沛乎其不窮矣宜其無不當
也若諸葛孔明范仲淹身在布衣而巳有宰輔之志人亦
以其志望之及其得志果不失人之所望是豈待言語而

見哉以言語自表異者類名夸誕之士若殷浩者夸誕之
尤也人莫貴於自知自知而後可以知人晉疑桓溫勢盛
而籍浩抗之浩自計才智可以敵溫否乎溫握兵擅命久
矣使才智與溫等猶不易况浩不及而歸之不辞求免於
禍難矣彼溫者志趣雖有不也純而其才足以有為且當此時晉
室之衰甚矣使浩為相能與驩然相下說以安國

家利社稷不當以相軋而以信義喻之溫必感奮而恢復
其外浩脩為相之職而輔其內不越少年中原必可復也
浩不此之究而輕動自用為不能為之事而圖不可圖之
功疎姚襄而致其敗信敵國之間而自將以襲人其智術

之踈殆與豎子無異固識者之所竊笑而俟其敗者卒取
廢辱豈溫之罪哉溫謂用為令僕其宜欲以結為相浩不
惟不可將相亦非其所能為也蓋浩率易而不知國體觀
其欲殺蔡謨固知其人之誕妄而不可有為矣其視導安
之持重嚴簡相遠不亦甚哉非名不足以取士而以名取
士者文多失於虛名之人唐四夔李元平及浩者皆名
過其實者也自古不襲名實而取名實不副之人其不敗
者幸也

郭巨

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

孟孫儀得鹿
使秦西巴載之
持歸其母隨
之而為秦西巴
其忍而與之

孝也大杖不_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
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
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且古之聖人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忍為之故禹思天下有溺者
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放麇不忍君子美
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
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不可以訓其聖人之法乎或曰
焉為不孝天曷以賜之金乎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
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
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臣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

若是歟微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其美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

遜志齋集拾遺卷之二

崔浩

子路問成人孔子答以臧武仲公綽卞莊子三人者之所長而必謂文之禮樂而後可其意猶若不足於此者始誦而思之以為何成人之難如此耶既而得其說然後知聖人之言窮萬世不可加損也徒智而不能無欲則將舞其智以為姦徒勇而不能無欲則將恃其勇以為亂無欲而不能燭之以智行之以勇則將局為狷固陷於愚僻而終不能有成兼斯三者而又有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庶乎合於君子之道矣不然三者特一行耳操一行者天下豈少

皆一本無

云

我秦漢以下諸葛孔明視成人為近之張子房備是三者而禮樂不足謀海內之事無遺策可謂智矣而未能不離乎詭棄三萬戶而不受辭權利而不居可謂無欲矣而未不能不近乎矯報讐秦項之間不遺知力可謂有勇矣而未能皆合乎義然比之當世之士則無過子房者矣固一世之傑也若聖賢之大成則豈如斯而止哉拓拔氏之崔浩嘗自謂其才可假子房而稽古過之浩信多智矣皆不肯屈為之臣及遇高祖則曰沛公殆天授遂從而輔之不去子房非苟去爾也君子莫先乎擇主有濟世之術而不知擇可為之主則為棄其術遇可輔之主而無濟世之術則

驗

為其禍高祖寬厚長者子房知能用吾術可以有功能不受其位可以免禍也故天下既定則欲引而去之使君臣之間坦然無疑昔之料敵制變出人意表者今皆斂戢齟齬不使豪髮見于外說客謀士之態一旦化為醇儒靜士而人不之覺高祖雖欲疑之豈可得哉此子房忘之智也浩之主夷狄之雄猜暴之虜耳而浩之術又皆出乎推步占驗譎恠惚恍之說參之以揣摩縱橫之辨智術益於其國權勢行乎群臣之上使主忌其志同列畏其威固有致禍之道矣况重之以專挾之以私觸其所甚諱者暴之於外而身不知退卒取族滅豈足異也哉子房既智而守之

以無欲故全。浩以智濟其欲，則歸於不智而已。人之有智，猶地之有水，然用之順其道，物資之以生地，利資之以成。苟無以制之，則浪溢泛濫，適足以為地之害。君子之為學，必也本乎仁，由乎義，立乎其大者，而用其智。智發乎仁義，天下之大智也。不仁而欲用其智，幾何不為崔浩哉。

華歆

士固有德有餘而不善用者，然操履不失乎正，雖不長於用，無害其為士也。若華歆者，專制一郡，拱手而見奪於人，其才不足稱矣。又不能固守而役於曹操，為之結天下之母，此誠小人之無耻者。而當時謂之良德，有德者果如是。

年
不更乃以其少時鋤地得金，視而棄之，與管幼安揮去不視，分優劣。幼安百世之士，清介之行，老而不衰，與其初志正稱，以歆比之，不啻天豕之於神龍，懸絕甚多。世俗論人，槩以小廉細謹信其大節，早所踐料其平。生義士仁人，不以可欲惑志，而好名之士多飾詐以釣名，夫豈可不深辨邪。

蕭懿

大臣之義，守死非難也。死而利國家，安社稷為難。使惟知守死之為得，而不顧社稷國家之存亡，烏在其為大臣也。哉。齊東昏之惡，浮於昌邑王遠甚，率其所為亡齊決矣。蕭

懿之入為尚書令也。誠有忠盡之心，告于宗廟，擇其昆弟之賢者如室寅輩而立之，而廢東昏以侯還第，則齊祀可延。姦雄執兵柄者，雖有跋扈不臣之心，亦無自而作矣。懿則不然，知其主之昏狂而不能為之計，歛手就戮而卒無益於天下，惟憂其弟之為國患，而竟亦莫之能禦也。雖曰守死不二，而豈足為忠乎？雖然，晉宋齊梁之間，強臣陵上不少顧忌，視廢辱其君如易奴隸，勢可以為亂而不忍為也。其才固短於應變，而其執志不回，豈非亦可尚哉。

魏琛

人君之職為天養人者也。然一人至寡也，天下至衆也。人

至

君果何以養之哉？惟用天之所產以養天民而已。五材百物不能自察其可用而用之，故人君者導之以取之之方，資之以用之之要，使生乎天地之間者不至於無用。用天下之物者不致於無節，此君人者之職也。後世人主不知其職在乎養民而剝民以自養，凡物之適於用者，盡籠而取之，而與民為市。於是茶鹽之類皆屬於官，而責其稅於民，民弗惟不蒙其利而橫被其害者多矣。此豈天地生物之意邪？元魏魏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醢鹽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善哉乎斯言，天下名言也。

而當時群臣有沮其議者以為其禁既罷利歸富室而小民不獲預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夫利為豪強者之所擅特不能制之以法使然耳誠能為之制俾遠近之民以口多寡受益立官一貧聽其爭鬪之訟而不取其利豈非王政之善也哉上有好利之君言利之臣由是甄琛之言世俗訾笑以為迂而不適於用不知世俗之所謂迂者皆先王之所取也

沈約

為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於衆人之中而其心常懷慚蒙愧於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為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於影響或形於夢寐凜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而是物者非果能為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巫覡之詭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為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當見之矣何為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於梁假若沈約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賣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於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

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怍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覩鬼神異行者多行可愧者也

隋文帝有君人之道三

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其子侈縱徒致敗亡君子陋之至與秦並稱然當時戶口蕃殖國用富溢夷狄雖強大不敢少與之抗漢唐之盛矣夫果將以得此也昏惑之主欲富

國者必厚歛民以適其欲而文帝躬履節儉謂有司曰寧餘於民無藏府庫斯言也豈惟中主有所不及雖前代賢君或愧焉此非富國之本乎罷盪酒之禁減庸調之額死

罪三奏而後行刑褒賞治民有政蹟之吏此非戶口滋殖之本乎豈谷渾之子嵬王訶謀執其父而降則詔之曰溥

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以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遺兵馬助為惡事卓哉言乎不以小利廢大義真可以服夷狄之心矣其為人雖猜忌

苛忍而能撫有華夏赫然績數百年之正統亦有以也哉後世人主語及秦隋則羞與為比求其所為不及秦隋者多矣此類是也尚不強為善而徒羞比於秦隋使秦隋之主有知其不羞與之比者幾希

遣

若

一本無六
字
徒作以

題周道士望雲記後

合書卷之二

方外士多遺俗棄親而學其所謂道夫道莫大於父子之倫而顧棄之則所學果何道耶若周君希仙者年已五十餘而眷眷於親不以存沒異其志是可謂之學道之士矣希仙生金華金華近世為文獻之邦豈溷濡賢士君子之風而慕焉者歟則夫人之賢否詎不係於所習哉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澄師字說後

事皆可以偽為惟容貌不可偽為物皆可以苟取惟士至將相學而聞道德不可以苟取容貌者天之所生而爵位道德乃天之所授天欲授人以是物先生是器以受之二者恒相須而後成故觀人之賢否貴賤必於其容貌焉世有折銳領而居下位通書史者矣至於將相之人有道之士容貌必異於庸人非惟富貴之所移仁義之所養也天之生之者固異也余遊四方喜與士大夫結交以求

天下之俊傑其異於庸人者亦多矣今年自京師回道杭
過浮屠師於南屏佛寺魁顏巨鼻音聲辭氣聳入耳目余
心固竊奇之及與之語則吾郡之寧海人也喜與余會自
南屏至天龍相從者累日余謂之曰子非貧賤人也惜為
浮屠不見用於世然可以學道憤無自棄澄師笑而且求
余文余澄師而待文而明然他人未必知之也乃書以
贈之使見澄師者皆謂余為知人與澄師亦宜自勉以成
余知人之名可也

劉士安字說

廬陵劉君子博善士也名其子曰善而其友字之曰士安
既字而問其說於天台方某曰事有一言而可以行於身
克諸家推之蓋乎天下非士不足以知之非君子不足以
至之非聖賢不足以盡之者其惟善也乎由天地而觀之
發育鬯達盈乎其間者是理也由人而視之慈愛惻怛與
天地同體者亦是理也有形之類孰能無之而衆人或陷
乎惡者患乎不學者耳士君子之為學豈能加毫末於斯
理之外哉由是而教言焉則為善言矣由是而制行焉則
為善行矣由是而措諸事為見於德教則為善政矣言善
言行善行施善政則善播乎天下矣其身庸有不安者乎
故士之安乎善猶衆人之安乎利也以利為安者安未至

惑

而危辱繼之苟能安乎善則貴賤富貧佚愉憂戚變乎外者雖無窮而其心未始不安也劉君有學行仕于時其勢可以為善而其心休休然有樂善之色是其善之可稱者亦衆矣又欲傳諸子而因名若字以教之豈非知所教也哉士安居乎家則取於父遠焉則取法天下之善士又以為未至則上而取法古之聖賢以為師則其進於善也何惑焉

書林齊民禱雨有感卷後

布衣而能憂民居閭里而樂稱人之善此古之盛德事也今乃於潘先生與林君齊民見之嗚呼吾鄉之俗美矣孰

能推之天下乎

祭鄒博士文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廷而慕乎論政之質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

聖明

而被薦而起

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為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

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

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構罹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碑雍有祿以考其終有

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魏乎

天子憫念耆臣賜棺以華其歛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

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悵然俊傑之生

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

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

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酌酒以慰先生於滇漢一以寫

吾心之忡忡

策問應天府鄉試

策問應天府鄉試在魏者十三卷拾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為

是學詩可以為政也豈特詩為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

多引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

二經也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

為政者莫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誨官行法教訓正

俗分爭辨訟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

不專一經而兼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

人而兼言五經之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

世淑民措于政事者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

學

問欽觀

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之相傳

一作策問

尚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興賢能二則
鄉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亦
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
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于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為治頒儀式于天下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
罪人坐席序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
著明矣是即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
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
其母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

皇上下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九為臣子者所當服行而
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
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
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四者之為孝
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蒞官必敬也戰陣勇敢
也其事果何修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
肌膚不致人之罵詈歟此
聖誥之大綱也其條目可
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
為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工之聖

人猶尊以為經况

聖謨之大

諸生寧有不素講而

熟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
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家之盛隆三代以下稱
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
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
光皆顯于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
歎論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
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于世其源流統緒之
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
致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學者
為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于篇將以觀多士之
所志

繹齋記代宋太史公作

余朝京師時監察御史會稽黃中孚先詣予請繹齋之記
甚篤進而問其故則曰忠之父名剛字伯堅忠以諸生選
入成均父命忠曰嗚呼小子思之執事君思忠事長思敬
交友思信涖民思仁臨事思誠嗚呼小子慎思之執忠叩
頭受教退而書諸冊奉持之居成均恒揭于所居室近被

寵恩擢任內廷三轉為令官假寓一室嚴置訓辭壁間退食之頃每衣冠拱手而讀之食則目存之寐則心念之未嘗敢斯須忘也因扁所寓室曰繹齋願先生為忠記之予時窘於徵文者之多雖諾之未暇為然深識其言而竒其父子之兩得也及歸青蘿山復以書來請愈固乃為之記曰士不患無位常患不知道道所以守其位也道由路也欲為子蓋子道欲事君盡臣道交友盡友道御下盡上之道道一也而事各有之譬猶天下之廣而南北東西各有其路苟不預問而先知之其不至於顛蹶者鮮矣哉世之士於道無所聞而出當重任是以功名少見於時由其家

庭之教弛自棄而不學故也夫為父者未嘗不願其子賢而不知所以教之或知教之而不以道父或以道教子矣子或不知受教朝與之簡而莫失矣或受教而不能思思之不熟而不知其意或徒思而不能行此人之通患也今乎先之父所教者皆立身常行之道可謂之賢而乎先受而奉之儼若父之在前惟恐其或不稱時繹思之以求合乎五者之訓故以繹名其燕居之室豈非善為子者乎夫繹治絲之名也乎先鷄鳴而興處乎斯室昧爽而思之念慮雜然而起將何所從哉亦在乎繹而擇其善者爾日夕而休優處乎斯室則又思夫日之所為其有不善者乎苟

有不善則繹而改之。繹而無不忠矣。無不敬矣。無不信矣。無不仁則誠矣。則為善承父之訓。苟徒繹之而不以行。豈吾所望於乎先哉。乎先故。大以經列官于朝。藹然有能聲。可度越於人矣。爵祿之加。方自茲始。他日以勲業著。杯乎先。是望將誰望哉。

養素齋記代太史公作

金華俞君大有敦愿而有禮好古而能文。文聲動縉紳間。雅不喜自耀。深居退處。若能遺世者。所居之齋。題曰養素。凡其所為文。亦以養素加之。其言曰。世道之降也。我知之矣。雕棖刻楠。丹漆黜聖文。牕綺疏錦。帟綉幄者。居室之華也。於哉乎。何加我。則土壁而茅簷。繩樞而瓦牖。匡床席門。僅容仰俯。以養吾素而已。狐袖豹褙。烹肥膾腴。青紅奪目。甘膳淪膚者。服食之侈也。於我乎。何與我。則被褐束帶。飯糗而茹藜。粗糲淡泊。僅禦寒飢。以養吾素而已。脅脊累足。拱手屈膝。屏氣卑聲。傾歌詭及者。禮儀之繁也。我則不能。惟知率情任質。直躬正色。無求於人。不忤於物。以養吾素而已。剽雋掠竒。粉白飾辭。彩雜章施。為祿之資者。辭文之。廉也。我則不為。言務達志。文以適意。不求世知。惟禮之附。以養吾素而已。凡是者。皆素乎外者。開闢之初。是謂太素。風淳氣厚。少智寡慮。其民師師。其俗熙熙。故易為治而善。

人多也。今者巧出偽作，風澆氣薄，嬰兒設機，穿艾婦事遊
譴賤，胥搢文洪，富室擅筭，朴訟獄煩，滋世道交削，然無位
於時，且弗敢議也。天之明德，既虛且靈，寂然湛然，不撓
不撓，故能酬應萬化，洞照群情，主敬立誠，與道合并，以其
體素也。今也聲色以汨之，利欲以汙之，羞愧以鉢之，浮詐
以塗之，闇昧錯穢，敗厥良彝，此予之所大懼，而不敢不養
也。彼恃其華，戒以吾陋；彼快其侈，我安吾約；彼逞其繁，我
執吾簡；彼眩其麗，我守吾白。去偽存直，以全吾之天，而反
道之樸，庶幾立乎兩間，而一無愧怍也乎。同郡宋源偉其
言，高其志，避席唯唯，書以為記。

竹深軒記

江右學佛者，北宗上人清脩雅饒，居四明之阿育王寺，所
居一室，環植鉅竹，歲久益多，駢羅森列，而障乎戶庭之外，
遠而望之，蔚如也。上人日坐其間，起居食息，未嘗一時與
竹違意，若甚樂之者。因取杜甫詩語扁室曰竹深，而俾予
記予儒者也。於佛之道，不能通，何足以知上人之意乎。然
因上人之所學，則可。而得之矣。佛之說經，多取譬以明
義，上人之於竹也，豈不然乎。夫竹之為物，其幹亭亭，其
葉青青，然其色瑩瑩，然如蒼玉，然涅之而不汙，濯之而愈
新，其與直之性不染於物者，豈不同乎。草木之質皆自

內實而竹也洞焉而中虛枵焉而有容其與圓明虛寂不礙於相不窒於欲者豈不同乎植之 大者以世小者以年竹也方春氣始和震雷發聲交迭競出茁茁爾挺挺爾越月踰旬脫其苞籜本體呈露而與夙生舊植生無異矣其不有同於頓悟條成之道乎花卉之類繁郁姘麗非不可悅也或朝舒而夕零或春茂而秋悴惟竹也不以和煥變質不以凜慄易操豈弗與貞常不變者類耶夫若是上人之取乎此者人以有道乎雖然道無所不在也雖不轉於物者能知之苟不轉於物大之於天地小之於瓦礫凡有形色者皆道也苟以物求物則竹吾見其為竹爾不亦小歟以上人為誠好竹者豈知上人者歟而或謂上人喜賓客故有取乎甫之言其亦淺於觀上人者歟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牽連思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慙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為不得養乎傍徨焉踟躕焉累乎若無所依歔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

內實而竹也洞焉而中虛枵焉而有容其與圓明虛寂不礙於相不窒於欲者豈不同乎植之 大者以世小者以年竹也方春氣始和震雷發聲交迭競出茁茁爾挺挺爾越月踰旬脫其苞蹙本體呈露而與夙生舊植生無異矣其不有同於頓悟條成之道乎花卉之類繁郁姘靡非不可悅也或剝節而少零或春茂而秋悴惟竹也不以和煥變質不以凜慄易操豈非與貞常不變者類耶夫若是士人之取乎此者入以有道乎雖然道無所不在也雖不轉實容如自半半甫之言其亦欲於歸夫入昔於於在磔凡有始心士人焉始我於昔豈味土入昔於西海詣土入喜

遜志齋集拾遺卷之三

思親堂記代太史公作

人有情必有思同居共處日夕而相見亦何可思之有思之至者其惟乖違患難之後乎朋友至疎者也連業接席閱時月一旦而別去則恍然思况天下至親之父母乎人之有父母也優遊具慶逸暇無事朝暮不離膝下其心樂之不知有思也及乎事有不齊或出使乎遠方或早捐於館舍人子之心於是乎有不已於思者矣嘉辰美景也見人之養親焉則心愜然曰我親安在乎我何為不得養乎傍徨焉踟躕焉累乎若無所依歔乎其不欲生茫乎天不

足高而海不足深也。紛乎妻妾之奉富貴利達之榮舉不
足慰其心也。豈惟是哉。凡遇飲食則又執匕而思曰我食
何為乎。吾心不在矣。視其居室則又仰而思曰吾親何不
來歸乎。我何為獨處此也。却中席而不敢安。避門閭而不
敢履。凡觸乎目者皆親之思也。嗚呼。此吾孟緼之思親堂
所由名者歟。孟緼同門友王君子克之子也。孟緼為童時
其父輒棄之。而出仕于朝。佐南康清漳二郡。入翰林為待
制。以壬子之春。銜命往諭雲南。至今七年而未復。當其自
漳召還時。嘗過烏傷溪。上省其家。撫孟緼頂曰。我受國恩
義無顧家。爾善事母。以昌大吾宗。孟緼謹識之初王

君治文學不事生產。故廬庫陋。孟緼購木作堂三楹。間堂
成後二年而君出使。又八年而夫人卒。於是孟緼之思蓋
有甚於昔之所云者矣。乃顏其堂曰思親。著其心之存耳。
來告曰先生我父友也。其何以慰我嗟乎。人子之於父母
不見而思。固其天性也。孟緼之思豈有過歟。然徒思無益
也。思之甚而傷。傷生則悖於義矣。孟緼亦盍去其無益之
思而思立其志乎。爾父之志在乎樹功名而獲其文章之
存者可見矣。孟緼尚思繼其志而學焉。他日苟能以功名
顯乎世。爾母固不得見矣。爾父忽持節而來歸。豈不慰孟
緼之思哉。夫天之於人。寓懽忻於悲哀。藏長養於摧折。孟

緼之履患難亦至矣又安知非昌大之基乎繼吾友之業者予將於孟緼乎是望予何以慰孟緼在乎慎之而已

與二趙書

彥質彥殊二趙君足下僕居婺數年所友善

交足下兄弟尤以為喜天下不為文至於知

於于百至不可見非謂學之不多事之不備辭

文者實難言耳古之言然吾効

之亦爾亦爾文也何輒謂為文

者不邪以於類雖與古類而未嘗襲古

人之言其道其淳而達如斯而已然

而木易至自愛

音采以高足不直之荷世良論及類深肆良論也而

意而嘗謂吳士賄舉文收文各之文古者

不味者文之其藉文而未兼之段古所以直方世

猶以到類然彼其類古之於簡絕與孟子類其為教也

有欲古者盡然然陵出子秋故善學者學其平於力之意

內之與圖禹之亦鼎卦林天如之文與孟子也肅史類工

踏香限摹錄古人之文也也也古人之昔對餘或難

塔對親主其士子會然對之其兄弟融入用骨釋給自

貴之類盡而野其貴然對其文百文也也也升於力以其

遺之既盡而得其意然後其文可及也近代楊氏以其說
教後晚生其粗士子翕然從之其孟縕涵人肌骨鮮能自
說者則摹竊古人而汪之通也古人之奇僕猶庖犧
氏之馬圖禹之九鼎得於天成數年所友也庸史賤工
有好古者盡絕紙刻出為喜天下不為乎揚氏之意
欲以怪勝流俗此其賤工非謂學之不多事之不備辭
不知者其謗久而未敢之而難之好古之言然吾効
意而嘗師吳士顧聚文如文名之文也何軒古者為僕
者不知高足下道之前所見論晁錯及聽類而見諸文古
人之言其自愛其

而未易至也至言

如學者磨琢語言

音乘以為工乎其所得於言若期其可至深肆之也暢而
傳於世也遠蘇氏父子嘗慕孟子之文憊然不忘伏怪為
文也其文之陳說者自孔子來未之有也此所以亘萬世
而莫之及也使徒學文書之於簡絕與孟子類其為教也
亦微矣在其能學孟子哉故善學者學其道其是也
為學者要也周子之文與孟子相去遠矣僕
胃通以其達也蘇氏之文不類孟子僕嘗
謂子瞻為斯道兄弟如莊子蘇氏文似
矣非僕意而遺其辭也將欲師之必先

以謝私

文選王氏交幣書

使至使辱賜書且有以惠之執事之意則厚矣而僕則甚不安昔者嘗學諸師而竊聞聖賢之道蓋取與之而不

其君子慎守而不敢越不宜取而取者非義也不宜與而與者亦非義也士無取於人之者有賜則受之者有贈則受之金是而愛則離乎義也離乎

義不得為君子執事泉布雖足以周人然義不宜以見賜明達雖可以知人而然賜接教誨之日淺義不敢以為知己而受於尚取愛之是忘義也執事

所以謂加愛者謂顯知義耳謂知義而忘義豈執事見禮之意乎執事方以義合族義播於遠邇因加愛於人焉而遠乎義非執事所思居也故敢固辭若以僕嘗有文以美盛德而欲以為報尤所不宜然也僕昔之有言者故所歸美於義也言出於義故人信而無疑使酬以利人將謂利乎利而有言非惟僕所敢當恐累執事之高義惟執事圖之

與俞王二君書

自離婺來未嘗與人談非倦於言也莫為聽之發古語學無味故默自解自非特能言者難過蓋聽而知之者

自離婺來未嘗與人談非倦於言也莫為聽之發古語學無味故默自解自非特能言者難過蓋聽而知之者

尤為難遇僕平日談聽之無滯而深信者獨二君與二趙耳因是知二兄有去非諸子比每與大言以為然僕言何足聽二兄信也顧謂之有德者非

非僕言也僕聞之於師於聖賢

僕承焉者也

於聖賢之道知所信也

次矣遂至於是世而益章畢句殆無所容辭所患者

人忽各不精一耳誠加意求而事欲為聖賢之

所為者則亦聖人之徒矣僕嘗有斯志但力未迨耳耻為

人言之欲二兄見知且有志故得以此問學之事非特脩

語言文辭要當以知道為本近亦有書與趙君其寤不能

詳千萬慎重

鄭氏春夜賞花詩後序

有園池者則有花有花而得賞者難也有酒與殺閑暇則可以賞賞而能詩以記之者難也讀書之家或能文其多至於若干篇者又難也賓客衆而製作多者有之皆出一姓之人若鄭氏者又難也族屬衆者或可及一姓而一家者鄭氏而已鄭氏之家以儉素相承雖有花他時未嘗賞而今也為太史公之歸而特設筵以樂之又可尚也太史致政而歸未嘗出遊而為鄭氏出又難得也公之文不輕以與人而序鄭氏之詩又難得也公序人之詩亦有矣恐

或至於流連而亟以太康為規其愛鄭氏之深又難得也夫天下之物不可以數計其難得者人必寶而傳之是詩也其有不傳者乎

送鄭政葉公之官福建序

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權宜之制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叅政皆妙擇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為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我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

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當否左叅政曰可右叅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于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重若是也而公又

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忠小心事 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得此任也金華宋某曰雖然 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為使

者非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福建去輦轂頗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為民也 天子與宰相運于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各得其情而遂其性哉

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司名欲其宣布德化於
 下也民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
 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錫其強悍培其良順
 使山顛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
 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
 天子之職也尚以位為
 公之樂豈知公者哉其與同朝最久知公為人寬厚好善
 言故具道建官之故以為公贈且以為公規

○贈劉文仲序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
 年三十餘鬚髯漆黑面雪白衰然衣冠頡頏諸公間方以

功名為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于別室朝夕與語甚
 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
 笑啞々眉目秀朗如晝圖競牽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
 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
 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為郡庠師授五經於
 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
 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已并且適人矣
 既而予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
 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余於浦陽脩髯長身大
 類其父子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

人已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已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勃勃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為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焉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為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墳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送墳師序

浮屠者流雍髮被緇不獲脩衣冠之飾不獲享口體之奉居處無宮室之華使令無童妾之供勢窮而行苦身勞而道寂其難於他術恒什百焉宜人畏為之而其徒布天下不絕蓋亦有易為者故耳自中世降生民征歛日煩胥有胥手之所獲山澤土田之所產機杼畜牧之所成盡以奉之上需猶恐不足而身徇焉者皆浮屠氏之法世既多好之每復其征歛賦稅而民之高之者又徃々割所有而周施之故其徒因安然以食而沛然有餘侈然相夸而恬然無所事人由是多慕而入焉然惟土狹而民衆俗壞而無

師者尤甚。土狹而民衆，則貧。民苦於衣食之不足，生子則愛其愈貧，故稍長即斥出為浮屠。無師則人不知所好，惡見其可慕為善，即趨而歸焉。大率凡浮屠者流，皆出於是二者勢使之然也。婺為浙東山水郡，其地衍沃，宜桑棗，稻麥之種，有牛羊魚鼈之饒，而民居鮮少，故其民多富。自昔中原大儒徙居其地，講禮義道德之說，素明故其人善言性命而好學，浮屠氏比他郡為最少，非其性嗜之者不為嗜之者。又咸能讀書為詩文，亦有足取者焉。浦江墳師通其教之旨而能為詩，喜與儒者遊，然人性不大相遠也。以其易當其難，不能敵矣。而嗜之者獨何歎，豈其中固有

不樂者乎？事至難而有足樂者，猶不憚而為之，况無其難而有無涯之樂者乎？人顧遠此而趨彼，其智何如也？於其出遊序以問之。

送龍門海師序

龍門海師住持烏傷之聖壽寺，廢于兵，頽壓傾毀，其制弗完。師勤身苦志，變其徒走四方，家化戶說，人樂施之。未數年，材石告具，工舉事興，而頽者完，壓者起，傾毀而荒榛者，巍然為樓閣，煥然為丹青。蓋計其費金錢鉅萬計，而師初無尺帛之費，無一民之力，不以威動，不以利誘，卒能取之於人，而人不然，成碩大之績，而若不與力焉。噫，何其

易哉世之能速成者莫過於有司而有司有約束以制之
法令以懾之不能使民無怨也其次莫若富人以富人之
成室非基以累世之積預為數年之計以無窮之財易民
之力不可致也師釋氏之徒無有司之威無富人之賞合
瓜掉舌而人隨以化輸財獻力若趨其私非以善教之感
人也深故耶釋氏之教且足以感人若此况乎以先王之
道使民者耶先王之道為士而居位者未聞能使民趨其
化而釋氏之主寺者每有所為可以稱述豈非其徒用志
堅確之所致耶是皆吾黨之愧也余與師交頗久今年會
于京師將歸烏傷士大夫多為詩以贈之余非頌釋氏者
序其首簡蓋有所感而然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
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
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為良玉矣叩其
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為美才矣古
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
純厉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乱薰之以
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
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

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
然後能有所為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
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潢之水一葉加之
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
魯在太學侃々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貴處之
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
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為愛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
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
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
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
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
人遠矣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他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
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
宣王時叔為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
至西漢末曰絃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
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絃生三子儕儲儼
其後子孫甚眾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絃後而歙其宗邑也
今歙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廷

檢漢祥如縣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又本
 閩之本泉州長史達之歛齋也漢祥之孫鼎以國子生仕
 于朝三轉為通政司叅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為譜而徵余
 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
 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此
 方之人以方氏為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
 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
 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
 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
 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間故迄茲不甚著聞然

則為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
 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而所
 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
 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
 嗣之基豈非丈夫哉鼎有學問多材能善為其職朝廷咸
 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鼎始武昌之
 方自鼎而著其將在斯乎

送李叅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
 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

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所樂乎？雖然，吾才尚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吾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視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之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余知李君才甚克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同序

代太史公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竒能足用之人，駢與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李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

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諭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遂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灾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况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觀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而質焉

送浮圖景暉叙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為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及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

昏愚之氓咸畏而趨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執而不為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纏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由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况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為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安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暉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為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

也然擘師之居烏傷觀土田之沃室庐之稠市廛之富亦
以為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為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
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
以儒道之大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擘師
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為僊脫然無累者吾知其為禪操履
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為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
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
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鷺鶴之飛天吾
與之遊又笑而莫知其所由然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與邵真齋書

近於邑中獲叙間闈慰浣殊深但匆遽言別弗能追送為
可愧耳微寒計惟養生有道履候清嘉區自邑還里以勞
頓故舊瘡復作雖比前稍輕然病根未斷尚以為慮手卷
畱記善處已許題未見叢至舍妹以久不聞令聞政安人
起居特遣村僕詣前橘二百并舒鴈四羽栗粽二盤同上
幸叱留之閩風之遊久不能遂何時起此疾相與吟嘯山
水間邪臨楮有懷恚俟面窵不宣

大夫越國公新廟碑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滅。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

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無所棲止。
皇帝吳王提三尺劍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塞旗斬將，或操螯，或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

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王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為甚，適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為監守計。辛丑夏五月。

王憫公之勞且以婺為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王聞之亦震

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瘞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

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欵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欵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罇心撫摩之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之雍之非公之賜欵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欵昔也尼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欵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公入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

喜氣適新廟告成願為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
是用合辭以請灑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
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
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能兩全者哉
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
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焚毀人房舍故
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
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待而兵自不
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
軍及其死也人為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

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入見其兩
目煜々有光若灯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
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々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
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
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
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颺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
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凜々越公勁氣橫鶩手荷鉄
爰其繁若路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
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矐目疾眎前無堅城有聲洗々敵人

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王曰俞哉爾于羽翼發維維
 藩爾鎮其域爾叅政府解爾宥宥爾勞爾徠以其職其公既
 受命分閫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誣汝頭汝汝掖汝摩化汝
 呻吟而為謳歌其視彼郊原其耕澤其視彼闌闌其通繹
 繹視彼室庐其居奕其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我民無祿
 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庙
 曷祀非祀曷虔其乃簡麗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
 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紫栒星錯素階玉瑩其邃清有寢
 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
 肅如髮髯若存其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鉄騎西

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礙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為名臣
 死為明神策書所列指可縷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
 有殊神人則勻其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
 搃登我稼穡逼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其為婺州後王
 父益履版籍附于國家申飭舊典秩礼益敦洪武五年
 不虞災变無一跡存者罔不盡然明年癸丑住持楊道可
 倡于衆合貲力始作大殿而神座猶虛無以肅民志又明
 年甲寅道可走錢塘白其事于都指揮使司於是廣陵徐

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王曰俞哉爾予羽翼。婺維維
 藩爾鎮其域爾叅政府解爾宥宥密爾勞爾徠以足乃職。其公既
 受命分閫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誣。汝顛汝呻吟而為謳歌。其視彼郊原其耕澤。視彼闌闐其
 耕。汝既汝視彼室庑其居突。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視星之
 輝。汝既汝視彼人限。其公實惠。其弗聞。其二人之於公。汝既汝視
 其公。其公之與貴。其出。其
 土未燬一軌無損。不燬。不主。男。不景。其。主。其。

遜志齋集拾遺卷之四

星君像記

本觀香火肇自吳宝鼎元年分置東陽郡太史以婺女星
 隕其地故以星為主立祠崇奉香火後改郡為婺州後又
 改為宝婺觀香火至今一千一百餘年載在祀典官民祈
 禱中更慶興屢燬于火炳靈在上昭鑑于下有禱輒應彌
 久益愛版籍附于國家申飭舊典秩礼益敦洪武五年秋
 不虞災变無一跡存者罔不盡然明年癸丑住持楊道可
 倡于衆合貲力始作大殿而神座猶虛無以肅民志又明
 年甲寅道可支錢塘白其事于都指揮使司於是廣陵徐

公聞之懼無以稱。國家事神之意，乃購珎木，得南中沉香，召工斲刻，加采色繪之，臍容懿範，峨冠盛服，顧瞻煒燁，罔不惕若。公乃齋沐告身，署其閣曰靈華，戒使者治道，可擁護而東。郡將佐守宰，耆耄幼艾，傾郭闐道，焚香稽首，奉而登于靈華，以妥厥靈。是時天久不雨，祈于上玄，樂之有格，神甫來矣。甘澍沛濡，訖用有秋，衆益躍且喜，咸謂此神之貺，公之賜也。願筆以為記。按星記之次，日月中道為天之少府，有上四星為須女，明則天下豐，否則國藏虛歛。徵自昔，示民孔昭，禮有幽崇，壇以祭星也。至秦而後有祠，至漢壽宮而後有神。若其事雖不經，猶幽崇之遺意。

皇明誕膺天命，懷柔百神。凡在祀典，罔有內外，咸致昭格。茲土雖遠，在東浙昔者，天兵東征，蓋嘗駐蹕。

皇上親臨香火，聿脩清醮，以奉厥靈。于時公在扈從，實始受鉞于斯，總軍民以時謁告于庭。雖去之，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感，洞然杳冥，神用丕顯。正直是依，形于夢寢，叶于僉謀。蓮宇既崇，像設有儼，凡在照臨，罔不被于休嘉。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子致謹焉，於法宜書，非以昭厥功用。存郡之典故，公諱司馬，字從政。今以驃騎將軍移鎮汴梁，道可字南峯，郡人也。

癸之室。癸觀祠。癸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於子城上西南隅。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燬於火者。再皆官作之。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災。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姓者德生德清。謀謂祠是所以休民。與役而出於官。乃民。乃民弗祥。乃持曆支境內。告于衆庶。各出貲。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粟源。而致於城下。餽匠傭工。釐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間其南為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構為非亭。之後。先聯屋以合。蓬雷三門。舊在閣南。正直通途。今遷閣三十步。由門

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屢徵靈于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斲沉香木為像。名其閣曰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歡欣趨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幣走告于瀛。曰。癸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刘光世討之。兵次蘭谿。未

敢進夢霞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黨就擒
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
守土吏為 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為亂來犯城
屯於溪南遇媪驚履長數尺盜怪問之媪曰城中人履皆
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降復守元將高只怒
欲屠城夢神諭以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反墜軍中見
巨神坐城上濯足城南大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
戮一人至正十六年沿南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
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
已曙官軍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病旱
澇之禱為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故皆神靈
之所致願并記之瀛曰婺女之於茲郡猶參之於晉商丘
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
王之教謹禮而不違民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
析中焉耳且田相先嗇民以其有功一執也猶思祭之况
昭回於天恃賴以為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
至婺女七度為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祠
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固廣斗牛之所該亦廣焉以躔
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之降祥焉可証也
今道可劬躬焦思而尽力於神無非為民祈福瀛如其請

特載星之威靈不測者為祥所以起州民瞻敬而俾繼承
於無窮豈止述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冲默而
契道嗣天師界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之以詩
帝居冥繆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軋緯坤命以張百
靈寰衛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周分國列真厥疆浪女
下流發適當赤光吐寒若名州建一節隋唐歷年八百
氣愈亢神宮巍然逼玄蒼彤楹文戶紫檀房高閣飛甍穆
煌之。神君之來天門黃電母雷師翼兩傍麒麟駕軒虹電
幢羽衣絳表雲錦裳凍雨洗道塵不揚清氛襲人靈如降
即之若無視洋洋山君海王備典常枕玉來觀歲相望奉

帝威令俾勿爽鯨鯢戮死魑魅蔽耆耄有時告雨暘麾箕
舒颺畢沛滂原多黍稷隕有。玩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
之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憂以善錫鳴慶慝被殃神靈秉握
帝紀繼帝有正命莫敢穰之以私帝所戕神理恍惚誰
能詳史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亡

八詠樓記

八詠樓者齊東陽太守沈隱侯約之所建也隆昌元年甲
戌歲約自尚書吏部郎出守茲郡始作玄暢樓賦詩八篇
時稱絕唱宋至道二年丙申歲郡守太子中允馮仇更以
今名刻詩於石景祐三年丙子歲郡守尚書駕部員外郎

林洙聿新其宇元祐五年庚午歲邦人相率重構以為延
眺之所當承平間暇之時而其上下之間能自謀樂如此
豈不展然有適哉樓舊因子城為基規摹狹陋淳熙十二
年乙巳歲郡守資政殿學士李彥穎始築今址爰即昭曠
寔爰弗治侈壞弗支大中廉訪使者保之敬公儼繕葺而
丹雘之尋燬于火樓廢三十年至正二年壬午歲涿郡張
公士弘來使粵部作樓舊觀未幾復燬于火行旅裴回邦
人慨嘆於是貳憲西夏思寧普公率叶衆力親作斯樓以
從民志宏厥顯敞視前有加焉經始於至正七年丁亥春
三月落成於至正八年戊子歲夏四月僚寀賓佐助叶厥

成者貳憲濟南張公源僉事古相王公林經歷深澤齊公
志學董是役者婺州路總管府判官亦速也邦人上以為
是役之盛不可以不序其繼續約之事固無足繼予獨為
郡人喜也夫聖賢君子所以盛於人者茂神明也方伯連
率所以宜於人者從民志也厥初生民蓋其性無不善其
或居處之不適墊隘疾困而不遂其生肇自古昔聖賢閔
民之不悅其性爰始作為樓觀臺榭因崇高以啓騰勢邈
顯氣而出芬埃於是乎有相羊容與之適峙流飛躍之致
非所以恣睢非所以極耳目之娛所以攄其煩慮宣其鬱
滯灑濯其心以神明其德者也而方伯連率有志乎民者

莫不與民之性和繹為疏導之獎順天明以成民之善時
則靡有墊隘疾困而咸得其職嫠之為郡被山帶江風土
淳茂其民尚誼節有文學秦漢以來德行事業著聞于時
者史不絕書蓋其土俗自古而然矣今能因其俗繹而疏
導之奉若天明以翼登其善而布之利澤而民以得職材
良輩出以紹休前聞所以惠幸茲土者予日望之然則斯
樓之作宜邦人所追思誦歌保愛而封殖之雖名與天壤
相敬可也矣待予言以厚績哉

族譜序

昔天地未分名曰混沌混沌已後名曰太乙太乙已後名

曰太始太始已後名曰太初太初已後名曰開闢開闢之
時始分天地清氣上而為天有日月星辰濁氣下而為地
有山川草木其氣清濁以成形結而為人禽獸萬物之象
清氣潔而昇者為聖人濁氣混而下者為凡庶其類各有
四大之形固稟五常之性者情也有情則受命並受天
地自然之氣結為男女則有夫妻既有夫妻則有父子既
有父子則有兄弟則有朋友既有朋友則有爵祿則有謚
號則有封邑既有封邑則有茅土既有茅土則有親疎則
有宗族既有宗族則有譜序姓者生也共相生長宗者總
也總統相連族者聚也非類不聚各相尊崇三皇已前無

文無紀五帝已後典籍興焉莫不書其符策揚其德行與
 誥書其姓名顯其祿位序述千古所驗則明其世代者可
 序曰譜者普也普載祖宗遠近姓名諱字年號又云譜者
 布也敷布遠近百世之細紀萬代之宗派源流序述姓名
 謂之譜係條錄昏宦謂之籍狀天子書之謂之紀諸侯書
 之謂之史大夫書之謂之傳總而言之謂之譜者補也
 遺忘者治而補之故曰序得姓之根源記世數之遠近父
 昭子穆百代在於目前鄭玄曰譜之於家若網之於目
 具譜定則萬枝在今恐一技止枯榮有異則強弱相交一
 祖之後貴賤不同尊卑相濫今舉大綱以明衆目是以四

若網在
 網綱張
 別

海各流乃乘出而西居九河分趣雖道異而源同是以樹
 有淵榮是幹羽有長短之毛或則褐輕裘或出鄉之胤佩
 玉負薪不廢連枝其葉詩云獨行踽踽豈非他人不如我
 同父子既因不比他人之姓豈是百裔同居一祖千葉
 同生一株株強則葉盛根弱則幹微分之五世之為謂族
 元祖是稱之宗之族同姓記之在此譜考先乎先世之蹤
 以示萬代之孫也胤者繩之不絕之義可謂不忘親也雖
 然散在九州而蹤元無二分居百國而祖祚攸同但記之
 世數則尊卑可定必瀕忠孝於君臣敬順於師長和睦於
 夫妻信義於朋友親睦於鄉閭恭勤志慕然後位進於公

門名揚於後世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人之
基業子孫根本不以無位門戶失次人善則門榮人惡則
門賤所以敬二尊遠四惡敦五美脩六藝九思十善弗忘
於須臾故常積學蘊心明以聽視先世之叙皆記於曾襟
乃有孫不識祖字子不識父諱問其曰序則默然書其家
傳則闕筆如此之徒非紹隆後世之子也或曰富貴運所
招何用先人之蔭聖人自生不由父母中人以上皆有承
籍至如曲木直枝頑父哲子但取當時之用豈有祚祖之
業而不記乎在心而睦之目者也蓋聞譜者姓名之經緯
昭穆之綱紀尊一宗之根源說九族之總統人倫根蒂君

子貴之是以克者著之斯用之急也世數綿遠枝葉難分
時由盛衰苗胤遼隔譜牒若存則依憑有據記注精顯則
品無差今古相承班序俱定次長幼之高卑累官階之太
小問源則不惑問世則不疑傳之記之以續後生無令斷
絕勿有疑焉凡明十條列之于后

一序得姓之根源

二世族數之遠近

三明爵祿之高卑

四序官階之大小

五標墳墓之所在

六遷妻妾之外氏

七載適女之出處

八彰忠孝之進士

九揚道德之遁逸

十表節義之鄉閭

聖道

上蜀府箋 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為迂拙受恩受獎最為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為報幸屬大比自意得備真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召聞儲王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筆文狀去訖至二十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倦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為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息獎之隆恩報無所歆重瞻觀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眾人之

惠者為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為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胤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脩德以合乎天俾為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為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為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為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為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彛倫攸叙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

賢是以若魏人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數。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為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為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為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宥其不即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蘋。不勝大願。

謝賜藥箋

一本

將任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

祇奉

恩言特頒名劑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

君之於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為無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之長。辭語拙踈。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真王之位。稟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既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

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匕筋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燕之荐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自除譬諸善人之為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愛病軀之蒙福必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脉願推博施之德咸歸樂育之仁顧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畱而懼乎苟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求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敢忘忠孝之誠

奉命大有先生書

某稽顙奉書大有隱君先生侍史春間邂逅接見獲奉誨言仁聲義色藹然著乎耳目間至今猶弗忘也頃嘗為書教令子嚴求又承惠書足知愛厚之篤不以愚鄙而見棄之甚感甚感子嚴出近作見示極有佳處太史先生甚稱賞之有子如此當為之喜而不寐也夏旱必勞心况味比如何未聞更冀示報不次

又

某奉書大有先生尊執事自京師還辱書存問適以冗未及奉答令子來承体候寧佳甚慰甚慰昔人謂無財為貧愚謂無子乃可謂之貧耳今執事得子嚴便可百無所憂

千金不足多也。更望勿繫以家事。縱之使學。俾談者稱執事者有良子。為得不既多邪。待制公文章不可不傳。須與仲縉兄弟言之。勸其刻梓傳世。亦美事也。區區仲冬後上金陵。明年回必得往聽。請論盡所欲言。勿不宣。

答蜀府十五道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頓首謹

啓郭千戶至傳奉

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

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倍觀盛禮。為慚負耳。林昇父處山林。祇承召命。得與相見。足慰棄梓之思。緣臣此行

書室文籍散漫。欲其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

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遲留旬日。昇此來。携乃臣昔日所著

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

塵。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試事畢。得遣昇。仍至漢

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思愈等蒙製名字

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字曰景。賜易

景字為師。字似為。及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一首。繕寫

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万一。彌增慚悚。諸

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為言。非虛語也。臣受

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

年六月二十二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上言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

恩教之日久矣春

初不幸聞伯兄即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

命趨

存撫不一而足繼而有應天較文之召弗獲承

旨絜然之文溢於

翰墨語科場之近事傷者羞之罕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
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成疾則有珎劑之頒
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免擯斥之譴抑且有
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

賢王殿下

責

庭

稟不世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万物之理
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與舉固足藩
輔

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

責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
以獨智貴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愛恩禮久而弥篤者
此也夙夜以思且慙且感深歆造朝以謝万一而今年自
六月辭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肌羸遇
望道山之達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
服藥有効坐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胸中之壅觀名山以
穿天下之壯炙道德之輝聆仁義之旨以快鬱積之思以

請不即趨拜之罪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
重有日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
月初三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誠惶誠恐頓首 謹
啓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
謂有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
疑惑又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
次日即行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沔縣是日聞畧陽縣
被焚畧陽去沔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
行欲冒險前進恐怯懦備上貽睿情軫念欲止於沔以待

復命則地當要衝無城郭兵甲可恃以安姑畱禮生同還
漢中稍候道路平安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顧臣受知最厚
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辞每念保
全固護之旨不敢自輕而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
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冀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
意則獲罪益大矣良顯蒙恩銜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
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惧之至洪武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又叨 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
德之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日夜省循懼不能報茲者瀕

行敬蒙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題為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十年四月十五日

臣某恭蒙

遣急足完直傳示長史呈駙馬都尉謝公

詩一首深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

教命屬和故不敢次韻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

眩耀以文辭也是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首始

以褒美而終於勸戒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

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

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忭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

七日

臣某恭明恭被續

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

之深從容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乘雄逸又特餘事且又

出於秉燭而成古人所謂昼有為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

瞬有養息有存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反一

門皆預受褒嘉沒且不朽况依日月之末光未必敢干正

邪抵奉以歸山君川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

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闢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

原王文憲李鄭侯之踰過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
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千正句疑誤

臣某惶恐頓首謹啓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迓至
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俞令與駙馬都尉謝
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踈直
為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於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
每、嬾作令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
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
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恠謝公承燕問
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

奉化樓則中為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并
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為王甥故稱舅
未審可援為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為海邦出色
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千載同此嘆尤時之有用世
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財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
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為佳但其論詩却未敢
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為何如遠遼漸久略述鄙陋不覓觀
綏伏乞赦其愚警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十三年
五月三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

上言伏自奉辭有十餘日 眷寵優異 漸感實深 報效

無階瞻馳 弥切敬惟 親王殿下以明哲之姿 居崇高

之位 德足以濟衆 而自視 猷然學足以成身 事而日進不

已 已之所得 樂與人同 人之所能 不求其備 是以群士歆

慕 若飛鳥之宗 鳶鳳衆流之趨 江海顧如 臣者雖懷好道

之心 而無適用之實 語學術則泥古 而不通 語才藝則執

一而無取 舉止踈野 言辭戇迂 不顧衆之毀譽 每忘身之

卑陋 世之見者 莫肯信從 天實啓之 特加寵遇 經筵下說

屢陪觀聽之班 燕席命觴 親辱吐哺之禮 感疾而命 東朝

講

忠義為百世之光華 恩在古而或稀 事為今之共羨 私自

循省 何以能任 惟當克己 慎行 益勵夙心 體國忠君 不負

所學 雖知葵藿之私 難報陽和之澤 庶幾松柏之操 不為

歲寒所移 臣無任感息 戀德激切 屏營之至 洪武三十年

五月初八日

臣某謹 啓 昨即百戶至傳奉 教旨 寫喬嶽詩及

字說 敬已 寫訖 初不知 芝蘭公之非嫡 故以嫡言 今改為

謝寔之特 朱子詩傳曰 特傑出之稱 似為穩協 字說前作

頗未如意 今更定一篇 乞賜刪正 如有蕪穢 仍就批下 再

寫蕪善二字 闕涉甚大 故妄教明此義 張子西銘意正如

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見他書者固當參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及為大害也。公智携得舊拙文藁兩冊有旧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豪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与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愧汗沾衣也。冰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處曾覽未安老芝蘭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刹群緇有詩足為外教

增重贈蘭室詩。未能攀和南洲玄極及張達壁送公智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遠激切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謹啓

臣昨行至黃嶼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凝清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聖朝文化之盛。嗟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公題溫泉之作皆佳。嚴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為喜况處情篤於親尚重文雅為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來倡酬必有親製官商相宣金玉

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先生文及為公智作定親書共
三着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

五月二十九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上言伏以恭承 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取過
情之吝撫心感怍省已兢慚敬惟 親王殿下有剛健

中正純粹之德而加之日新有聰明睿知寬裕之才而本
乎天縱以忠恕為治國之要以詩書為養心之資不見者
三年聖孝之增譬如水湧而山出待朝者兩月仁政之美
可使物阜而民康矣 皇家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

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弘雖有志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
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漢之滂流霑涸魚以
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美名百口被旃幪
之賜友朋携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候門指淵明松
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 恩之大者
非疎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惟當守
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於涓
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啓 伏自遠遼 旒宸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

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德慕義神馳於輿井
之域勞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二使者
經過獲聞奉詔時起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
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為國華文明之祥太平
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
謹綴緝二首歌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顯
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
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為薦紳之盛事非臣
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
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其誠惶誠恐

啓臣前者奉

教令携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

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

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

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

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

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畧有可觀當祭之

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

不共感

睿恩作成文教之盛竊聞

車駕又將

返山路險峻雖川祗嶽伯奔走先後被除擁護以禦不若

恐 玉体不免與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

之大念 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忭懷德歸仁

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

八月十六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啓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

快然以喜內而 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

允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

重異於恒人体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 賢王

所以為 宗社生民慶也 臣竊自忖度遭逢 聖世

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 國家享万年太平之福

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為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与草木

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此者伏聞奉 詔廷邊歷覽江山

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裁聖學之淵微念 皇圖之

廣大夏諉所謂遊豫為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

民抑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体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

福景從固不俟一介庸愚之祝頌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

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啓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

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万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玄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群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閭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万物矣服織屨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飢處榮明冕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蔽之家享康寧怡愉之福祉則虞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飢施藥以安其軀皆只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

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衰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為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受教君子而於聖賢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為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為細恭繆敬

之淵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為心
能自得師與人為善念臣父陪於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
踐祚之初馳書以召蒼顏白髮越万里而來歸金馬玉堂
想十年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
聖顏出侍班行驚非
昔侶
陛下存求舊之義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
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頒之第宅又遺
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
已深豈意
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霖几玉杖法古制之
多儀奎盃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幸縉紳嘆此

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崇仁廟亦克尊賢然桓榮設几
杖於太常而不開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
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乃得
荷乎鴻私此於
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
持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
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歎至於瞻心盃之優禮永誓教子
孫以繼志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

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
之至謹奉表箋謹以
開
洪武某年某月某日

110X
134
16